

希望书库

希望书库



阅读文库
2001年卷

中国青少年读写大赛指定读本

我没上过小学

赵斌 著

未来出版社

中国青少年钢琴大赛主题曲

中国青少年钢琴比赛组委会

我没上过小学

中国少年先锋队工作委员会

赵斌 著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中国青少年基金会

总顾问

王熙平 王熙平 王熙平

未来出版社

常任编辑

王熙平 王熙平 王熙平

我没上过小学

著 者 赵 斌

责任编辑 李素芬

封面设计 陶 红

出 版 未来出版社(西安北大街 131 号)

发 行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印 刷 陕西省印刷厂

开 本 大 32 开

字 数 115 千

印 张 6.5

印 数 1-30000

出版日期 2001 年 6 月第 1 版 200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7-5417-2323-1/I · 470

定 价 7 元

希望书库



作者简介

赵斌，黑龙江省宾县人，1972年5月出生，1993年毕业于黑龙江省牡丹江师范学院，后考入北京语言文化大学读第二学士学位，现从事编辑、记者工作，有两篇文章获得了全国青年报刊界好新闻、好作品、好活动一、三等奖。



内容简介

作者著述本书的主要目的是想通过一个普通少年的普通故事，告诉孩子们在遥远的地方，还有那样一片天地，那样一些小伙伴，他们的生活、学习条件还很困难，但他们以顽强的生命力和自强不息的精神，去追求知识，追求新生活。而生活在条件优越的家庭中的孩子们更应该珍惜生活，珍惜学习机会，自立自强，奋发向上。

中国青少年读写大赛主办机构
中国青少年素质发展论坛工作委员会

学小 指导机构 对非

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

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

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

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

总顾问

许嘉璐 王照华 柳 斌

希望书库编辑委员会

(1994年3月设立)

名誉主任

冰 心

特邀顾问

黄 华 吴阶平 胡 绳 朱光亚 周光召

主 任

徐永光

主任编委

陶海心

常务编委

刘永曾 罗长虹 梁宝仓

——题记



希望书库/阅读文库/2001 年卷

第一章

1

冬季的山村只有石头河上是热闹的。

河水早已结成了厚厚的冰，在冰上，聚集着全村几乎所有的孩子。除了少数几个富裕人家的孩子以外，大多数孩子都穿得破破烂烂，而且色彩也很单调，除了灰色蓝色，就只有黑色，唯一可称之为鲜艳色彩的部分，就是那狗皮帽子下面冻得红扑扑的脸蛋。

在这偏僻荒凉的小山村，实在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称之为玩具。如果是在夏天，倒还有些可以玩的东西，河里有水，岸

上有泥,还有沙子,山上有树,林里有鸟,还有野花,这些东西足够我们在嬉戏中度过夏天。可是冬天就不同了,冬天太漫长,冬天太乏味,冬天也太寂寞。我们这群野惯了的孩子,在屋里呆不住,在外面又实在无处可去,所以只好到冰河上来。在这百无聊赖的日子里,也只有冰上打滑还算有趣。

在这一群无忧无虑的孩子里,有几个跟我十分要好的伙伴:小彪长得结结实实的,德富是个细高个儿,脸上还有几个小麻子,沈老五说话有些口吃,小宝子总爱淌鼻涕,两个袄罩袖口都因长期擦鼻涕而变得锃亮,黄毛原名叫文永泉,但因为天生一脑袋黄头发,大家就都叫他黄毛。

我们这群小伙伴最喜欢玩的游戏就是在冰上抽陀螺。我们的陀螺都是木头做的,底下是个图钉冒,在冰上很光滑,先用鞭梢把陀螺绕几圈,左手扶着它在冰上立住,右手猛地一甩鞭子,它就转起来了,要使它不停地转下去,就得一鞭接一鞭地抽它。

我们几个常常举行抽陀螺比赛,小宝子最爱当裁判,随着一声“预备——开始!”我们的鞭子就左右飞舞起来,每次总是小彪拿冠军。但今天的情形却大不一样,德富从家里带来一个铁陀螺,那家伙圆墩墩的,一转起来,好长时间都不倒,只要继续用鞭子抽,它就似乎永远也不会倒下去,除非碰到什么障碍物。



我们全都睁大了眼睛围着看，这个铁陀螺几乎令全村的孩子羡慕不已。小彪终于忍不住了，问道：“德富，你这个陀螺是从哪儿弄来的？”

“是我爸从城里带回来的，我二叔在城里当车工，这个陀螺是二叔专为我做的。”德富洋洋得意地说。

“车工是干什么的？”小宝子一边说着一边用袖口抹了一把鼻涕。还没等德富想好词来回答，黄毛就抢着说：“能够做出这么好的陀螺，那一定是个了不起的大人物。”

“那是当然。”德富对黄毛的回答十分满意。

“德德德德——德富，能能能能能——不能让让让让——让我抽抽抽抽——抽一下？”

“当然可以，你们都可以跟我一块玩儿。”

看到德富如此慷慨大方，伙伴们简直欢呼雀跃。于是大家围成一个大圈，由德富先抽动陀螺，然后转到谁的跟前，谁就轮起鞭子抽一下，每次轮到我举起鞭子时，我都感到万分荣幸。

在这一群伙伴中，我跟德富的关系最好。德富姓文，他爸爸是我们这一带有名的铁匠。我跟德富是光屁股娃娃，从小一块混大的。在我的童年里，德富一直是最亲密的伙伴。

我们有时也在冰上支爬犁，我的爬犁是三哥做给我的。两根方木条上钉一块横木板，方木条底部是两根粗铁丝，横

木板刚能容下我的屁股。坐上去把两腿一盘，两手用铁钎子在冰上用力一撑，爬犁就滑起来了，在我的身后留下两条平行的白印，那是粗铁丝在冰上擦出的痕迹。

爬犁滑得很快，我觉得自己象是汽车司机，我只在电影里见过汽车，司机是我心目中的伟大人物。我一边支爬犁，一边唱二哥教过我的儿歌：“我是汽车小司机，我为革命运输忙，运来大庆好石油，运来大寨好棉粮，车轮快如飞，喇叭大声唱……”

有时我跟支爬犁的一大群伙伴比赛，看谁滑得快，但我很少拿第一。

我渐渐对坐在爬犁上失去了兴趣，于是三哥又给我做了一双脚滑子。在鞋底上绑一块木板，木板底下是一根笔直的粗铁丝，站在冰上，不用铁钎子撑就能滑行。起初我摔了许多腓敦儿，后来就能稳稳地滑行了，而且滑得比爬犁还快。

站在一群支爬犁的伙伴中间，我感觉自己很威风。

当我们玩累的时候，就躺在河岸的雪岭上休息。这雪岭是北风吹动雪粒堆积而成的，沿着河坝绵延不断。雪岭表层风化变硬，躺在上面绝不用担心会陷下去。

天空总是很蓝很蓝，无穷无尽的高远的蓝天象圆圆的大锅罩着无边无际的白雪大地。放眼望去，天边只有孤零零的几棵小树，近处是稀稀疏疏的几个村落，沿着石头河是唐屯、



后赵屯、大罗屯和小罗屯,我们文家屯(大名共全屯)离河较远,它的后面是连绵不断的群山。所有的屯子都是一片灰色的茅草房,偶而点缀着一两座红砖白瓦的小屋,一看便知那是村长、村支书和大队会计家,也是我们这里稀有的富裕户。

我心里常常想,假如有一天我家也能住上这样的漂亮房子,那该多美气。我不知道怎样才能实现这个奢侈的梦想,于是常常望着天空发呆。

天空蓝得仿佛透明,大地白得一尘不染,即便刮起风来也没有一丝尘土,有的只是那晶莹剔透的雪粒。

我不知道天的外面还有什么,但每当我仰望天空的时候,就会胡思乱想起来。我想沿着这条大河走下去,一直走到天边,看看天的外面还有什么。

我正想得出神,二明提议说玩地道战,大家一致同意。在河坝的背风坡堆积着几米厚的积雪,这雪经过风吹日晒已经变硬了。我们在雪岭里挖洞,修通道。用手心手背来分成两伙,每伙推选出一个头目,两个头儿之间再用石头剪子布来决定谁当日本鬼子谁当八路军。我们用鞭子当枪,用雪块当手榴弹,这种战斗常常持续到吃晚饭的时候。

2

我整天在冰河上玩，脚都冻坏了。

以前妈妈总是用茄子杆熬的水给我烫脚、治冻伤，可现在，妈妈病在炕上起不来。家里人都忙着给妈妈看病，谁也没注意我的脚。

我们文屯没有大夫，要看病就得到唐屯去。共和村有九个屯子，只有唐屯才有一个大夫。

在我们这样的偏远山村，大夫实在是个多余的摆设，只有少数念过几天书的年轻人才相信大夫，老年人宁可企求神仙保佑。

大夫那里也只有屈指可数的几种药，一种是口服的，叫去痛片，有个头疼脑热的，吃了就管用，还有一种注射的叫安痛定，只有得了重病才打这种药，还有一种稀有的珍贵药品叫青霉素，这种药很可怕，有的时候打了就好，但也有的时候打上就死。

大哥是读过书的人，还念过工农兵大学，他去请过几次大夫，也给妈妈吃了药，打了针，但妈妈还是一天不如一天



了。

我对这一切并不在意，我的心在冰河上，虽然脚后跟全冻裂了，脚趾头也又红又肿，每到晚上就奇痒难忍，但只要天一亮，我就又跑出去了，一玩起来，什么都忘了。

那天傍晚我们地道战打得正激烈，小彪跑来招呼我们说：“快去看跳大神的。”大家一听赶忙抓起自己的爬犁和鞭子就往村里跑。

一进村口我才发现，人们都在往我家的方向去。

等我跑到家，人们已经里三层外三层把我家围得水泄不通，大概全屯子四十多户人家都来了。

我在大人们的腿骨之间钻来钻去，终于挤进了屋里。只见水箱子上面摆着五个碗，上面烧着香。爸爸正对着木箱子作揖。旁边一个凳子上坐着一个女人，头戴花冠，身上披红挂绿，腰上系了一圈铃铛，铃铛下面是五彩腰裙。她坐在那里闭着眼睛一动不动。在她旁边站着一个男人，一条腿踩在凳子横梁上，手里拿着一个抓鼓，一边敲一边唱，唱的什么我一句也听不清，但他敲着鼓梆梆地挺好玩。

过了很长时间，忽见坐着的那个女人长长地打了一个哈欠，浑身上下颤抖起来，她腰间的铃铛也全部响了起来。人群里发出一片惊呼声，她们都在小声嘀咕着：“下神了，下神了。”我感到一阵阵恐惧，脊背直冒凉风。从我记事开始，脑

袋里就装满了从老人们那里听来的妖魔鬼怪的故事，眼前这个女人就象鬼魂附体一样，我瞪大了眼睛盯着她，身不由己地想往后缩，但身后全是大人們的腿，我根本逃不出去。

这时站着的那个男人唱得更响了，字字清晰：“一方缎一方绸，四十斤的大猪头……”，爸爸一一答应了神的要求。可我心里却很纳闷，神仙要猪头干什么呢？

突然，那个女的睁开了眼睛，忽地站了起来，整个身体象蛇一样扭动着，手中的鼓也敲响了，开口唱道：“左手拿起文王鼓，右手拿起武王鞭，文王鼓来武王鞭，打马扬鞭下了高山……”她和那个男的你一句我一句地对唱起来，一边唱一边跳，加上腰铃和抓鼓的响声，十分热闹。

不知什么时候，香案上多了一个蒙着红布碗，那个跳神的女人在空中胡乱抓了几把，一边抓一边唱：“东海边的灵芝草，西海边的雪莲根……”那个男的围着香案手舞足蹈地配合着唱，而后就见那个女人的手在空中转了一圈，又吹了一口气，然后揭开红布，人们惊奇地发现碗里有一撮粉沫状的东西。

他们就把这个给妈妈喝下去了。

第二天，妈妈的面色更加憔悴。

我心里一直惦记着猪头的事，就悄悄问大哥：“神仙要醉头干什么？”



大哥把我拉到一边，认真地对我说：“你记住，跳大神都是骗人的，世上根本就没有神。”

我更加奇怪地问：“那咱们家为啥还要请跳大神的？”

大哥长叹一声，静静地说：“生活在咱们屯，就得按屯里的规矩办事，咱爸那辈人都没念过书，谁家有了病人都得请大神。我们现在没法改变这一切，你将来要好好读书，只有读书才能摆脱愚昧。”

大哥的话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，当我又在冰河上仰望天空时，心中更多了一份对天边的向往。

3

此后的日子里，爸爸又请过几台大神，同样要热闹到半夜，家里的东西快折腾光了，可妈妈的病情却每况愈下。我依旧整天在冰河上玩，饿了回家啃一口玉米饼子，渴了喝一口凉水，活得无忧无虑的。

那天早晨我刚从被窝里爬起来，就听见妈妈叫我。我心里很奇怪，自妈妈得病以来，她就很少说话，我已经很久没听见妈妈的声音了。

我穿好衣服，凑到妈妈跟前，见她今天的气色特别好，心里很高兴。可是当我碰到她的目光时，却吓了一跳，那是一双我不熟悉的眼睛，那目光里有些奇怪的东西，是我从没见过的。

我正不知所措，就听妈妈对我说：“你怕我吗？”

我赶紧说：“不怕。”

妈妈又死死盯着我问了一句：“为什么不怕我？”

我怯声地说：“因为你是我妈。”

这下妈妈把她的目光从我脸上移开了。过了一会儿，她又说：“去把箱子打开”。

我敏捷地跳到地上，打开了箱盖，一眼看见左下角有几包蛋糕和几盒罐头，忍不住舔了一下嘴唇。

这时妈妈又说：“你数一数咱们屯都谁家有小孩儿，然后把蛋糕和罐头给他们送去。”

我掰着指头算了一会儿，对妈妈说：“一共有7家，每家一份还剩下一盒罐头怎么办呢？”

“那就送给西头张爷爷。”

“妈，我算不算是小孩儿？”我真希望妈妈把这些好吃的也分给我一份，但妈妈却没说话，只是伸出手来。

我不由自主地走近妈妈，她抓住我的手，凝视着我说：“你已经是小孩子了，懂吗？”